

劉靖之談樂

劉靖之著

貳

音樂評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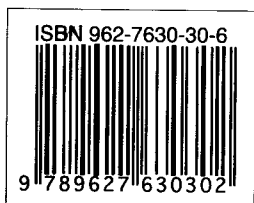
劉靖之談樂 ②

音樂評論

劉靖之著

香港藝術中心出版
2001 年

書名 : 劉靖之談樂[㊟] 音樂評論
作者 : 劉靖之
出版 : 香港藝術中心
電話 : 2582 0200
傳真 : 2802 0789
地址 : 香港灣仔港灣道 2 號香港藝術中心 8 樓
出版日期 : 2001 年 8 月
定價 : 港幣壹佰捌拾元正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作者簡介

劉靖之，英國倫敦大學文學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現任香港嶺南大學翻譯系名譽教授兼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名譽教授及名譽研究員，又為香港民族音樂學會會長、香港翻譯學會會長、英國語言學會顧問、會士、終生名譽會員及香港分會會長。編、著有十九部音樂專著，包括《中國新音樂史論》、《林聲翕傳》、《談樂》三輯；論文集包括《中國新音樂史論集》六輯、《民族音樂研究》八輯；古典文學研究專著兩部，包括《元人水滸雜劇研究》和《關漢卿三國故事雜劇研究》；翻譯論文集十餘冊，如《劉靖之談翻譯——神似與形似》、《翻譯論集》、《翻譯叢論》兩輯、《翻譯新論集》等。已發表有關音樂、文學及翻譯之論文五十餘篇以及為數頗多之樂評、書評。

目 錄

序	1
---------	---

【卷 一】

國樂評論

評李超源的《山》與《塞外風光》	5
評劉詩昆鋼琴獨奏會	28
評《大陸音樂辭典》	38
《絲路花雨》的音樂	56
《絲路花雨》修改本的音樂與舞蹈	81
香港的音樂教育	88
作曲家的“創作衝動”	115
“中國音樂面面觀”講座雜感	
陳健華的《地震海嘯》	120
羅忠鎔的《涉江採芙蓉》	123
“誰家玉笛暗飛聲”	126
評賴恬昌、莫德昌的《玉笛》	
歌唱家的匯演	128

評中國音樂家的演出	131
演繹與曲目	134
民歌手陳達	136

【卷 二】

音樂研討會評論

亞洲作曲家大會及音樂節	141
第三屆杜倫東方音樂節	157
評“黃河音樂節”	173
記“第一屆中國現代作曲家音樂節”	186
記香港兩次國際音樂研討會	196
第三屆“中國新音樂史”與 “中國音樂與亞洲音樂”研討會	

【卷 三】

歐樂評論

如何欣賞歐洲音樂	221
音樂欣賞與感性	225

美樂會知音	227
學術探討、個人感受、經歷	
倫敦音樂會見聞	234
伊利莎伯國際音樂比賽	237
比利時的樂團、創作和研究	240
英國樂聞	243
牛津“黑池”音樂書店和 申克的《自由作曲》	246
閣樓上的海頓	249
艾爾加《謎樣的愛情》	251
地窖裏的唐尼瑟蒂	253
比利時的音樂教育	256
牛津的音樂會和音樂書店	260
亞殊堅納的眼淚	266
談指揮家的風格	274
荷洛維茲的蘇聯之行	283
舒津的貝多芬、肯姆夫的貝多芬	287
柴可夫斯基紀念音樂會	290
帕法格蒂的歌喉	297

莫扎特的氣質與藝術	301
莫扎特的交響樂、詠嘆曲與奏鳴曲	305
莫扎特亞洲區比賽九二	310
有關莫扎特的種種	320
“莫扎特之旅”(第一至十一輯)	326
內田岡子的莫扎特	351
布拉姆斯的交響樂	354
巴赫《賦格的藝術》	357
海頓的《創世記》和交響樂	359
卡里拉斯訪問	362
克拉拉和她的父親	365
貝遼茲《基督的童年》與布魯赫納的交響樂	368
訪問布蘭度	371
有關羅斯特洛普維契的演奏、指揮、還鄉	374
樸實無華蘊含巨大威力羅斯洛普維契的演奏	378
孟德爾遜的《無言之歌》	381
小澤征爾的貝遼茲作品演奏	384
有關卡拉揚的評論	390

圖片目錄

作曲家陳健華	203
作曲家李超源	203
作曲家羅忠鎔	204
鋼琴家劉詩昆	204
舞蹈家賀燕雲	205
第三屆“中國新音樂史研討會”部份代表	205
本書作者與澳洲作曲家 Anne Boyd	
在“亞洲作曲家大會”上主持主題討論	206
中國代表團團長李煥之在	
“亞洲作曲家大會”上發言	206
作曲家黃育義	207
本書作者與作曲家許常惠、溫隆信	207
古琴演奏家李祥霆	208
音樂教育家、作曲家賀綠汀夫婦	
在本書作者家作客	209
“絲路花雨”在西安人民大廈劇院	
演出修改本	210

第三屆“中國新音樂史研討會”的 “民族樂改革”專題研討	212
第三屆“中國新音樂史研討會”會場一角	212
香港民族音樂家會頒發“榮譽會士” 予趙如蘭教授	213
香港民族音樂家會頒發“榮譽會士” 予許常惠教授	213
第三屆“中國新音樂史研討會”代表合照	214
“中國音樂與亞洲音樂研討會”部份代表	215
“中國音樂與亞洲音樂研討會”會場一角	216
“中國音樂與亞洲音樂研討會” 部份代表合影	216
“中國音樂與亞洲音樂研討會”代表合影	217
保加利亞“青年女子合唱團”在比利時演唱	218

序

《劉靖之談樂》第二集，收入一九七八年以來在報章、雜誌上發表的評論音樂會、音樂著作、音樂研討會文章五十六篇，因此稱為“音樂評論”集。為了方便閱讀，我把這些文章予以分類，並作了些文字上的修改，但內容和觀點則保存原貌，以顯示我在音樂感應上的發展和變化，其中可能有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在長達四分之一世紀裏，這是很自然的事，也是難以避免的現象。

撰寫音樂評論在我的生活裏佔有重要的地位，幾乎大部份業餘時間和假期都用於參加音樂會和音樂研討會、閱讀音樂書籍和雜誌、看歌劇和戲曲以及撰寫評論。這些活動不僅豐富了我的生活，增長我的見識，還令我孕育出對東西方音樂文化的鑑賞力和比較角度。東西方的音樂文化各有自己的特殊的美，其中雖有不同的不同，但大致上沒有不及的不同。至於為什麼在中國有整個世紀的“緊跟照辦”歐洲音樂的創作技法和表演技巧，我們只能把這種不健康的現象歸罪於“缺乏自信心”。

《談樂》第二集“音樂評論”的五十六篇文章，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音樂會、音樂研討會和音樂書籍的評論，一類是音樂隨筆——前者一般稱為“樂評”；後者稱為“散文”；也有兩者兼而有之的，如〈評李超源的《山》與《塞外風光》〉。發表這五十六篇文章的刊物也分三大類：一、報紙的音樂或文化藝術版——由於篇幅和讀者對象的原因，文章不能太長，尤其是音樂版。二、月刊雜誌——篇幅可以略長，一般都在三千字左右。三、學報——可以接納較長的文章，約兩萬字左右，如〈《絲路花雨》的音樂〉便是刊登在雙月刊《抖擻》學報上。文集還收入了珍貴照片二十三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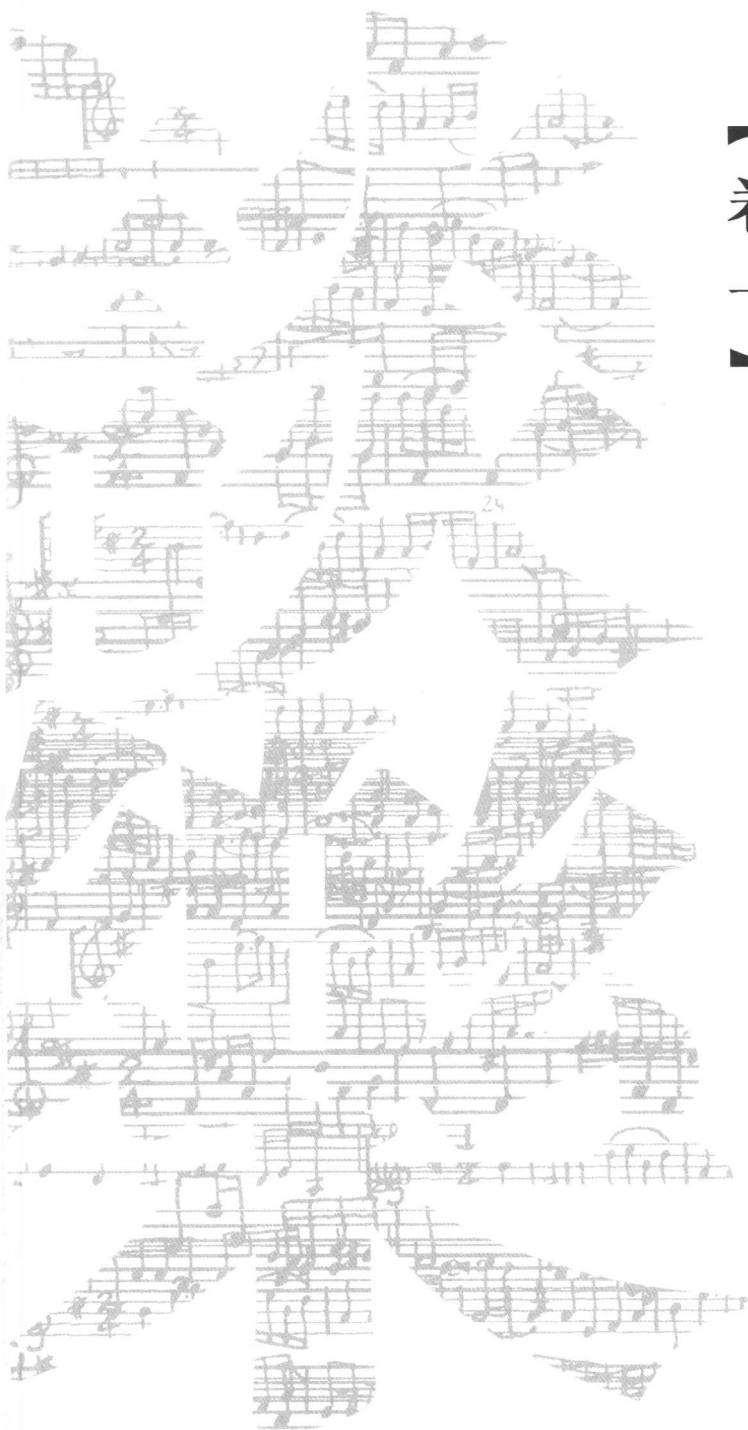
此文集能編纂出版，有賴香港藝術中心之資助及在製作上的支持，謹此致謝。

劉靖之

二〇〇一年六月八日

國樂評論

【卷一】



評李超源的《山》與《塞外風光》

香港市政局於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與八月一日舉行了兩場“香港中樂團七月音樂會”，演奏李超源博士的交響音詩《山》、合唱組曲《塞外風光》：《太陽下》和《夜》、管弦樂合奏江南絲竹《歡樂歌》和《彩雲追月》。最後兩首管弦樂曲由李超源改編、配器。“七月音樂會”還包括了張增亮作曲的板胡主奏、管弦樂伴奏的《大清河畔》和吳大江編寫的三首民歌。指揮由李超源擔任，獨唱部份則由潘志清和張汝鈞兩位負責，板胡獨奏者為徐華南。

整個演出水準頗高，這是由於準備工作做得充份之故。合唱較獨唱好，有幾處頗能引人入勝。女高音的音色柔和優美，但缺少個性；男高音的中氣充足，可惜音質略為呆板僵硬。樂隊的成績不錯，但有些地方仍然未能做到“合作無間”，可能由於對作品的風格不習慣的緣故。長短笛的演奏已具風格，境界甚高；洞簫和嗩吶的技術也頗到家；洋琴和琵琶音色圓潤流暢，十分悅耳；弦樂部份的演

出水準頗為不勻，有時雄厚、沉實，有時有負荷過重、腳步沉重蹣跚，有力不從心之感。造成這種現象可能是由於樂曲的弦樂部份負重超過樂隊弦樂組的能力，也可能由於弦樂演奏者不習慣作品的節奏、旋律組合、音色音量之對比、力度之均勻平衡等方面的要求。事實上，交響音詩《山》無論在配器、和聲、對位、節奏、音程以至意境都向中樂團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需要逐一解決。推而廣之，這也是中國音樂工作者共同課題：如何做到“洋為中用”、“古為今用”，使中國富於濃郁鄉土氣息的音樂，在燦爛的音樂園地裏，開發出另一朵奇葩！

李超源的作品，含意甚豐，處理手法頗值得加以探討。更重要的是由於他的作品，我們不得不正視中國作曲家的創作方向。筆者冒昧，借題發揮，從李超源的作品所激發出來的火花，試論中國音樂、中國樂器之發展方向。

交響音詩《山》

作曲者曾謂：“很多人覺得山是靜的，我卻覺得他是動的。”^[1]他表示：“這首作品描寫的，僅是個人對山的感受而已。不過，在此卻使我帶有少少的悲哀。今日在香港，我們所看見的山，已慢慢種滿了‘英泥樹’。所以，趁現在還可以看見原始的山的時候，好趕快將自己對原始山的感受寫出來。不然，遲些日子可能很難寫了。”^[2]

寫作《山》的靈感，得自於蘇東坡的一首詩，詩曰：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好一首“詩中有畫”之傑作！其實詩中何嘗沒有音樂。既然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詩和畫當然也有音樂，而音樂裏也有畫和詩。有意境的藝術作品，必有詩、畫、音樂的三位一體。因此國畫之題詩、交響音樂名為音詩也理所當然了。

作曲者將上述蘇東坡的詩作為《山》第一樂章之意境，筆者卻認為這首詩可作為整首《山》之意境之注釋。蘇東坡的詩的頭兩句是寫景，後兩句是寫意。“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這兩句已包括了第一樂章的《延嶺側峯》和第四樂章的《岡巒重疊》；“不識廬山真面目”這句包括了第二樂章的《霧迷山峽》和第三樂章的《悠雲出岫》。最後一句“只緣身在此山中”意貫全曲，否則作曲者怎能寫出他的感覺呢。

分析一首樂曲還可以做到不過不失，但要恰當地論釋其意境，就要冒不少風險。故筆者在此聲明，文中若有與作曲者原意相違，則文責自負，並請李博士原諒。

第一樂章《延嶺側峯》（快板）

作曲者寫這個樂章的感覺是：“要想捕捉山的固定形